

# 最後一課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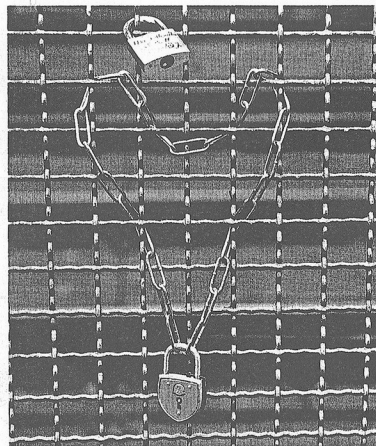
撰文：李維榕



## 故事從家開始

我在四年前就見過這女士。那時她正在辦離婚，與丈夫鬧上法庭，並指控丈夫有暴力及性侵犯孩子的嫌疑。

父母二人與三名未成年的子女，各人有各人的治療師及心理專家，加上法庭特定的各種評估程序，專業人士遠遠超出家庭成員的數目，情況混亂可想而知。三個孩子更是情緒失控，母親十分困擾，要求我們一起見她與孩子，協助她去處理孩子問題，而不是把整個家庭個別處理。



■受家暴困擾的母親須要找人傾訴，但孩子卻最反對母親把家事告知外人，把心重重重鎖上，不要打開這把鎖。要有耐性順服傻瓜，若年輕人肯打開心扉，但我們只是聽而不聞，從此他對大人就更加不能信任。

她說，太多不同的意見把每個人都弄瘋了：她擔心孩子無法承受，想知道怎樣去保護他們。三個孩子，大兒子十四歲，二兒子十一歲，小妹只有九歲。第一次見他們時，簡直是天翻地覆，二弟尤其不聽挑戰母親，小妹又盯着小哥哥不放手，兩個小的打成一片無法分開，大兒子卻是置身度外，冷眼看著母親手忙腳亂，對孩子完全沒有招架之力。

## 母親說一句 兒子駁十句

而母親愈是向外求助，二弟就愈乘勢找她麻煩。母親說一句，他駁十句，一連串的喊叫，聲音提高八度，旁人根本沒法加入，還是小妹有辦法，忙著與他糾纏。

一個筋疲力盡的母親，三個各懷心事的孩子！

我在這幾年中間見過這家人數次，在如此失控的情況下，多說無益，只能默默地支持他們走過困境。母親須要找人傾訴，孩子卻最反對母親把家事告知外人。很多人不明白，這些孩子已經見過無數專家，每位專家都希望他們吐心聲，結果是一聽到要見專家就談話色變。因此我一般採取的態度，就是他們願談就談，不願談就不談，反正我會與母親談話，他們一樣會聳起耳朵聽著，而且我相信，母親好起來，孩子就會跟著好起來。因為在這階段，孩子們最需要的是有一個情緒穩定的母親。因此，我把母親推薦給一位在研究院畢業的治療師，讓她提供一個安全平靜的環境，助母親療傷。

在過去數年，母親的情緒也時起時落，有時發現子女聽話，便十分高興；法庭沒有支持她對丈夫的指控，又讓她地跌入谷底。孩子們的情緒也隨著母親同起同落。治療師一直陪伴著母親走下來，直到這家庭安定下來。母親自己開創的專業，開始走上軌道，大兒子也出國留學。治療師請我見他們最後一次，以作總結。

這次只有母親、二弟和小妹前來，大兒子還在澳洲。母親容光煥發，比起以前真的好像換了一個人。她本來就是一個十分勤勞的女士，只是被家庭的破裂弄得頭崩額裂，現在她安定下來了，兩個孩子也好像比以前穩當。尤其是二弟，家長長高了，成熟了不少，甚至很禮貌地與我打招呼。我恭喜母親的成功，這家庭終於成功地度過最困難的日子，正打算提議是時候結束了。

## 自知情緒壞卻失控難改

母親說，仍然覺得有很多事物要交給孩子。我認爲，孩子到了青少年階段，父母可教的都教了。母親補充說，二弟仍是不斷找她麻煩，連她自己家人都說她教子無方。本來坐在一旁專心做功課的二弟突然爆發起來，一

連串的向母親發難，埋怨她種種不是之處。本來十分平靜的母親，一下子就被兒子弄得失去陣腳，不知所措。兒子更是變本加厲，乘勝追擊。說她不信守約的，說她不負責任。母親軟弱地為自己辯護，但是無論她怎樣解釋，二弟都是比她強勢。他又像以前一樣把聲音提高八度，一口氣的不停喊打，一個英倫的高大青年，突然變成一個哭叫的嬰兒。小妹看不過眼，為母親打不平，當然也免不了乘機批判母親。

來自暴力家庭的孩子，一方面會刻意地保護母親，一方面又會繼續父親對母親的抨擊。而母親不但沒有使用母親的權威，反而要曲求全地要求孩子諒解，不知不覺地也維持了孩子對她的暴力。

她說：「我當時無法保護孩子不受傷害，覺得十分內疚，很想補償！」

正因如此，二弟便把她當作出氣筒！

我決定支持母親向二弟的行為提出挑戰。

我對母親說：「怎麼像二弟這麼優秀的孩子，會變得像個只會發牢騷的糟老頭？」

我故意說的難聽，我想二弟必會找我麻煩。本來是打算藉此鼓勵母親不必害怕孩子發作，孩子失控時要知道怎樣與他鬥法，而不是只為自己辯護。沒想二弟不但沒有生氣，反而同意我的說法，他很奇怪地說：「我知道自己是這樣，但是我控制不了！」

我乘機問：「控制了不了？那你怎樣與人相處？在學校也是這樣嗎？」

小妹代答：「他在學校是另一個自己。」

我說：「那就好，不要強願意與你交朋友？」

母親說：「心理學家說他內心充滿憤怒，對人十分苛刻。」

每個人都忙著解釋他的情緒，卻誰也不敢走近他，更加沒有一個大人敢在適當時間告訴他什麼行為是不被接受的，無論他心中有多麼委屈。

## 上最後一課 學尊重母親

這個對母親好像還不留情的青年人，其實太戲劇化了。他說：「我其實並不想這樣，我也希望與母親好好相處，也許我是太顧慮了！」

這青年人在是感情澎湃，家裏後的孩子，心情是何等複雜。我對他說：「戲劇化不是壞事，何不參加戲劇社？發揮你的天分。怎麼老是與母親糾纏，讓自己變成一個喋喋不休的糟老頭？」

他說：「學校沒有戲劇社！」

我說：「那應該去打鼓吧！痛快地把你的激情發洩出來。」

他說：「媽媽會嫌打鼓太吵！」

我說說：「那麼你就學習好好地與母親商量，如果你只會攻擊她，我也

會叫她不要理你。」

母親說：「也許我太理智，沒有顧及孩子的感覺。」

兩個孩子一同回應：「你才不理智！」

孩子最了解母親的內在心思，無論變得多麼平靜，他們都會感覺到母親的焦慮。也許二弟的問題，就是太專注於母親心底的暗湧，不能自拔。那個他最關注的人，反而成為他最抨擊的人。

我對母親說：「你已經盡了全力，可教的都教了，只有最後一課，就是教他們尊重母親。」

她愕然，這一課怎樣教？

這一課起碼有兩個課題，第一，就是要自己活得好、活得充實。第二，就是不要老是祈求孩子了解自己的苦衷，當孩子無理取鬧時，不要忘記自己是母親，你的決定並不一定須要取得他的全部同意。

所有母親都會希望孩子是自己的朋友，但是當家中發生太多不幸的事故，而母親又處於最悲憤的狀態，孩子不但會成為母親的同盟，甚至會變成母親的長輩，但是他們自己的情緒，就沒人處理，因此母親必須把他們放回孩子的位置。

## 肯敞開心扉 要抓緊機會

也許二弟願意向我求助的緣由，就是因為我說他是個囉嗦的老頭，無形中提醒了他已經成為母親的老頭子，而不是她兒子。沒有一個青少年，願意扮演這個越位的角色。

我問二弟：「在你認識的大人當中，有沒有人可以提醒你不能繼續這樣？因為對一個青年人的成長，這實在太不利了！」

他搖頭說：「沒有！」小妹加口：「那實在太sad了！」

原本打算算帳，卻又展開一個新療程。但是我很高興，因為要接近一個青年人不容易。以前見他都是無法深入，這次他打開心扉，如果我們只是聽而不聞，從此他對大人就更加不能信任。

臨別，我們握手，他握得很緊，讓我不得不陪同走進這「最後一課」。